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六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六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6辑/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5273 - 7

I. ①哲… II. ①吉…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4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孙正聿

副 主 编 孙利天 贺 来

执 行 主 编 王庆丰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南湜 万俊人 李德顺 孙正聿

孙利天 陈 来 吴晓明 衣俊卿

张一兵 张 盾 杨 耕 俞吾金

赵敦华 姚大志 贺 来

◆ 目 录 ◆

◆ 本刊专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正聿(3)

◆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 赵家祥(33)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孙承叔(58)

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 鲁品越(72)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三种空间概念 高云涌 王林平(91)

◆ 《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模式研究

《资本论》与“自我所有权”

——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

“后马克思”转向 姚顺良(103)

《资本论》的再现

——詹姆逊的《资本论》解读 王庆丰(126)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周 可(139)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原像

——从熊彼特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谈起 袁 芳(152)

◆ 思想史视域中的《资本论》研究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张 盾 袁立国(163)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聂锦芳(177)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史探源	卜祥记 周 巧(190)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高 超(209)

◆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隗鸿飞(221)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	
——《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白 刚(240)
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吴宏政(253)
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论》哲学的未来向度	郝 戈(266)
《资本论》的术语革命	石 佳(276)

本刊专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正聿*

摘要：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仅反映和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资本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

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建，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因此，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然而，在通常的理解和阐释中，却是以认定《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为前提，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认定《资本论》是“运用”而不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长期以来，或者离开《资本论》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限定为如何“运用”

* 作者简介：孙正聿（1946—），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影响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资本论》的思路不同，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因此，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有一句不容回避的振聋发聩的论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所创建的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的令人警醒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断言他们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这两个论断的振聋发聩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们的哲学作出最为明确的指认：马克思说他们的哲学是“改变世界”，恩格斯说他们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离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合理阐释，就无法合理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1842年，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新哲学的使命又作出这样的概括：“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2}“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解放何以可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以求索

“解放何以可能”为主题，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在这部《手稿》中，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的特性”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的特性”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深化了自己对“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

1845年春，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2]54-57}。这个“宝贵文件”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因此，以这份“宝贵文件”为标志的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也标志着把“解释世界”的旧哲学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区别开来的马克思的“天才世界观萌芽”。

人们都承认，“实践”是这份“宝贵文件”的核心范畴；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来说，他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根据，从《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确认为人的“实践”活动。这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特别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本性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地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又针对关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在《提纲》第八条中，马克思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提纲》的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又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在《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中，马克思以其“实践转向”为根据，把以往的旧哲

学归结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把他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归结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醒目地强调研究的“出发点”问题，即“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79}就“现实的历史”而言，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就是揭示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及其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在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为基础，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

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表明，在马克思这里，人类解放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87}因此，“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这种阐释，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即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过程。把这个“否定性”的过程视为“解放”的“根据”，并从“否定性”的过程去理解“解放”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哲学”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二是把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对人的历史活动的理解，三是把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的寻求诉诸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与“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的统一。

追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为“构建”

自己的“新世界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把“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定位为“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这个“非神圣形象”究竟是什么？人是如何在“非神圣形象”中构成“自我异化”、人又如何挣脱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质解释为“异化劳动”，那么，构成“异化劳动”的现实基础和真实内涵又是什么？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实践”关系，那么，怎样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把人的“实践”首先理解为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那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如何构成“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如何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把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定位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实现这种价值诉求的现实根据和现实道路又是什么？正是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作为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的《资本论》。在《读〈资本论〉》这部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提出，“如果认为整个马克思的哲学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个短短的命题中，或者包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的论述中，也就是包含在断裂的著作中，那么就严重误解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思想生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种思想的成熟、界定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因此，“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3]24}这表明，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中以研究“现实的历史”为实质内容而“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新世界观”与“独立的哲学”的本质性区别到底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作出明确回答：“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

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73}这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际活动的人”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以往的“哲学”则是以“想象出来的人”为出发点。

正是以“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以“想象出来的人”为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73-74}这就更为明确地告诉我们，区别于“独立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实质内容是“从对历史的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也就是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正因如此，恩格斯在晚年所著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这样的论断：“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241}

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不是一般性的论断，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论断，也是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根本性论断。《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大发现”，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并凝结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恩格斯所指认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与“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关系，就成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的根本性问题。

关于《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577}对于为何必须以“资本”为对象，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

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24}“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5}正因为“资本”是决定现代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因而决定“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历史”，所以必须以“资本”为对象才能构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在马克思这里，从“物和物的关系”中揭示“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从“资本”的逻辑中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相互规定的两个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集中地、系统地体现为《资本论》；《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就集中地、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离开《资本论》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资本论》就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以“运用”的思路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并按照这种思路来“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就从根本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真实关系；与此相反，从“构建”的思路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并按照这种思路“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就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首先，“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因此，如何理解和阐释“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进行“互释”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是“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那么，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货币”、“资本”的“物和物的关系”中的“人和人的关系”。离开这些“经济范畴”，离开这些“经济范畴”所体现的人的“社会关系”，

人就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不是以“现实的人”而是以“抽象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当然就不是“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独立的哲学”。因此，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现实的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这个“现实”在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因此“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反映并把握这个“基础”的“经济范畴”，就成为把握“现实的人”的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这样的说明：“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贴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5]18}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构成《资本论》的出发点的经济范畴是“商品”，而《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的本质则是商品的二重性。“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6]47}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6]48}。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交换价值”则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6]49}。由此就构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如下的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6]50} 商品作为用来交换和出卖的劳动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的根据何在？它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和交换价值的量的

差别的根据何在？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即劳动的二重性。正是这个“枢纽”点，构成《资本论》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神秘的切入点。

马克思提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6]50-51}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人类的“现实的历史”——劳动——在商品的二重性中凸显了自己的二重性，这就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抽象劳动”。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为理解“现实的人”提供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点——人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人需要自然的满足，而这种自然的满足是通过人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商品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人的具体劳动，就是以各种具体形式创造出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物”，也就是把外部自然变成“合目的性”的存在。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具体劳动，正是在“现实的历史”中体现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表明，在商品中所体现的人的自然性，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自然性，而是以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性。由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而形成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旧哲学，在《资本论》的烛照下，它对“存在”（包括人和自然）的理解的非现实性被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人的自然性的历史性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也在《资本论》的“商品”分析中被确定下来。这是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的深刻的“哲学内涵”。

人的自然的历史性或人的历史的自然性，表明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深刻地体现为商品的二重性及其所蕴涵的劳动的二重性。从商品的交换价值上看，商品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6]51}，商品价值就是“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6]51}。“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